

我 · 妻子 · 家

〔日〕 斋藤茂太 著

赵 君 译



我 · 妻子 · 家

〔日〕 斋藤茂太 著

赵 君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北京

(京) 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任佩炯

封面设计: 华 飞

版式设计: 芜 铭

我 · 妻子 · 家

Wo · Qizi · Jia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张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6.125 印张 100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04-1187-1 / B · 247 定价: 4.00 元

序

我的自叙

1. 我的婚姻

我从幼时就由母亲带着，出入于银座的酒吧，常被打着蝴蝶结的女招待抱着，听见她们称赞我说：“多可爱的小娃娃呀！”心中不禁窃喜。自认为对接触女性有了宝贵的经验，相信自己对于“女性”的了解已达到“毕业”合格的程度了。

母亲在我刚进入思春期的年龄时，曾明确地对我说：“你如有了心爱的人，就带回家来。”由于我过于了解“女性”，所以“心爱的人”总未出现。于是我想，如碰不到“心爱的人”就宁可独身。

虽说如此，我仍“惹”了不少事情。

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盯住了同年级的一位女生，并往她的书包里塞了“情书”。当时，虽

然心脏未停止跳动，但是脸色却变得极为惨白。连头也不敢回（那时是相当纯情的），就逃回家中。后来，听说她当了一名律师，并成了名。

在青山神宫前盐月弥荣子的丈夫开的诊所的K药局中有一位姑娘和我也是同年级生。以后，听说她去银座的Y乐器行工作。我曾记得，幼时母亲曾带我去那里看望后来颇负盛名钢琴家靳巴里斯特。在那里母亲教我说“*I am glad to see you*”（译者注：见到您很高兴）。我经常借故去那里看她。

历史的车轮一下子滚到了太平洋战争中。

那是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就不得不穿上军装的年代。由此，我考虑到结婚这件事。父亲话里话外也有此意。他认真考虑此事是在1942年。父亲曾把女校毕业的几名女学生的照片拿给我们看。那时我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一名医生了。

一过3年。那年2月初，我现在的妻子的照片送到了我家，我们第一次谈到了她。

父亲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是夜，给院代打了电话，询及宇田君的事情。”所说的宇田君便是我妻子的父亲，现在仍在东京开精神病医院。说起来还是同行。

所说“院代”乃是院长代理之略。这是我们家

青山脑病医院独出心裁的叫法，当然是祖父想出来的名字。院代这个职务都由祖父来任命。这是一个介于院长和事务长之间的职务。板坂龟尾就曾出任祖父、父亲两代院长的院代职务。一直干到因空袭医院被烧毁。他于战争失败后一个月的1945年9月15日去世。他是一个纤细如鹤的人，与家父一同葬在青山公墓。

家父4月5日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柴生田稔这个名字。但是实际上，给我与宇田家从中做媒的是柴生田的岳父谷井。柴生田是跟家父学歌的高足，后来任明治大学的文学系主任，也是当时的歌手。

在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父亲“喜忧参半”，就像小孩玩的三角火架。

这位当系主任的父亲是当时我工作的庆应医院神经科研究室的老前辈，经常在研究室的同窗会等场合露面。我从别的前辈那里，得知其长女自幼的一些事情。有时他也与我毫不见外地谈起有关同行的业务。当然，这是以对我“产生好感”为前提的。

家父给柴生田写了信。寄的是快信。如果柴生田的回信稍一迟缓，父亲就在日记中着急地写道：“一直盼着柴生田的消息，但仍不见回音。柴

生田是否有什么变化。第二次写信，仍如石沉大海”。虽然柴生田的出现，只不过是五天之后。

父亲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到了正午，接到了柴生田君的电话，说要带来照片。至此，才一块石头落地”。之后的第三天日记中，家父首次使用了“茂太的婚姻”这样的词句。4月末，日记中始出现宇田美智子这个名字。

父亲为婚事操劳和为我建造结婚时的新房

5月1日，我的在西欧工作的叔叔（舅父是神经科医生，当时任都立松泽医院主任医师。在北杜夫的《榆家的人们》中，以欧洲的名字出现）斋藤平义智博士作为使者访问了宇田家，并进行了商量。这天夜里，有两个人打电话传信，父亲高兴得天真地说：“万事如意。”

翌日，媒人谷井打电话告知，明天去登门拜访。接了电话，父亲非常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真叫人着急，什么也未准备。”另外，先前派去的人担心对方是否同意，使人感到时间难熬。终于在晚饭后，父亲拜访了派去的使者之一，询问了有关事宜。

此时，对方的宇田家反复强调要谨慎从事。因为是心爱的长女出嫁，当然需要一段时间来考

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渐渐有点沉不住气了。在日记上使用了诸如“对方态度暧昧不明”这样激烈的词句。

5月21日，传来了联合舰队司令山本大将战死的消息，家父变得惊愕，心灰意冷。但是也在这一天，他特地拿着照片来到庆应医院，问我的意思如何，我看后回答说可以。

就这样，我于5月29日的瓢泼大雨中去东中野的谷井家相亲。我们两人很投缘，一直谈到晚上，雨下得更大了。

初夏，两家在人造地的“竹叶”本店见了面。喜欢垂钓和做菜、现在在欧洲的叔叔准备了津久井溪谷美味的鳊鱼和鲇鱼。在当时，即使像在“竹叶”这样的鳊鱼专门店里，也吃不到那样可口的菜肴。父亲面对自己喜欢吃的鳊鱼喜笑颜开。年轻的美智子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对于剩下的鳊鱼，父亲说：“这些我吃了吧！”将之一扫而光。

那时，家父还在干着一件亦苦亦乐的事情，那就是为我们筹措建造新居。

青山自宅的西邻是某公司的网球场，常常不断地有球飞过来，很是干扰父亲的学习。并且，那个网球场还被用来作为我的母校青南小学改建

时的临时校舍，孩子们的吵闹声使人心烦。幼时我曾在那里放过风筝和飞机模型。

父亲煞费苦心买下了其中的部分土地，大约有二百坪左右。

我与美智子还未订婚前，父亲就计划利用这块土地的一部分修建小型住宅。向警视厅提出建筑申请后，很快就批了下来。在当时，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一般来说，建造新房则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如此，在1943年之初，经过努力，终于获得了批准。

就这样，开始建造新宅。但是总是来了材料不来木匠，来了木匠却没有材料。工程进展缓慢。

父亲对木匠说尽了好话，并花费了不少酒饭钱。然而，置身事外的我，却在因战争而人员日见减少的医院内昼夜值班，很少回家。因此对父亲的操劳鲜为知晓。

即便到了1943年10月末举行结婚典礼时，居住的地方也未最后竣工。最后，连焦虑不安的父亲也变得一副达观的样子。新婚的我们只好在原来母亲居住的二楼内布置了临时的新房。

过了1944年的正月，好容易才进入装修，勉勉强强能够住人了，但已为时过晚。我不久也

应召入伍。由于天气寒冷、燃料匮乏，所以妻子也就放弃了从母亲的房子搬入新居的想法。

使用战争正盛时期的粗劣材料修建的这所新住宅，木匠还没有交工，正门顶檐的泥灰便有些已脱落了。墙壁也开始皱裂。父亲的烦恼可真是没完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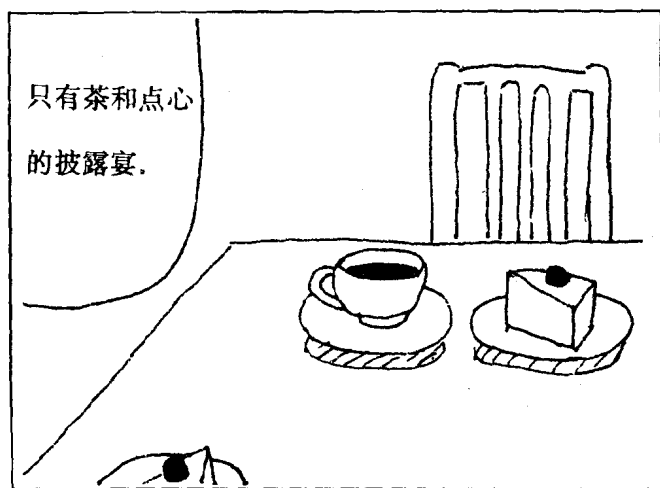
以后，这个新住宅没有住人，父亲的东西和书籍等却源源不断地运了进去，好像变成了书库。我有时休假回来，夹在书山之中，真有几连睡眠也感到呼吸不畅。

在1945年5月25日的空袭中，这所新住宅连同母亲的住房、医院都化为灰烬。我当时因应召入伍没有在家。在妻子记述最后情况的信件中，记载如下：燃烧的废墟上，可见有父亲在澳大利亚、德国留学时喜欢使用的赖斯显微镜的残骸。后来一次父亲不无愤懑、无可奈何地苦笑说：“真好像为了烧才修建的”。按妻子的话说，甚至新住宅几乎被大火吞没，放在里面的无线电收音机还一直不断地报道着有关“东部军队的消息”。

国内初次公开——新婚旅行中所见到的妻子的眼泪

1943年10月23日是我们的结婚日。婚礼

(披露宴)是在帝国饭店的礼堂举行的。但是酒等却是双方父母经过奔波努力弄到手后“带来”的。



仅在一年后，妹妹也在这个帝国饭店与我的同班生官尾海军军医大尉结了婚。听说披露宴实在是可怜得很。我当时在中国没能参加。但是才只一年，情况便如此急剧恶化。

还是围绕有关帝国饭店的事来谈吧。

妻子的双亲，也就是宇田的双亲也是在帝国饭店举行的婚礼。可是，听说当时披露宴上只有茶和点心。

宇田的父亲是海军军医，陪同当时还是皇太

子即现在的陛下，乘“香取”、“鹿岛”号军舰访问过欧洲。即将结婚前，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宇田母亲的娘家人也在横滨罹灾。礼服等也全部烧毁。因为当时正是震后的混乱时期，所以按宇田父亲的决定，而变成了简易的“披露茶宴”。

当时帝国饭店的收据保存在宇田家，我也曾见过。这可以说是一个无言的“教材”。

家父老早就开玩笑地说过：“娶媳妇，还是找拜肯大的好。”拜肯是德语骨盘的意思。

新妇骨盘大小我不知道，但我无论如何决定结婚。

结婚典礼的早上，父亲给了我几粒茶色的丸药，让我当晚吃。我是一个老实人，只得遵从父亲的命令。但以后打听了一下，原来那是含鸦片浸膏的药。现在来看，就是一种精神安定剂。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到我们前夜在帝国饭店来看即将去旅行的我们，着一身检查警察的神情偷眼审视着我。

恰巧，当时正是国家召开会议之时。如果来了国外的“大人物”，就要打开房间，但是所幸房间未开便结束了会议。第二天早上，在餐厅看到了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各国的盟主。

从东京车站出发，开始了新婚旅行。自从仿

效美国，开始旅行时代以来，预约旅馆也不能尽如人意。我们旅行的终点只限到静冈县。第一天下榻于清水港附近，兴津的水口屋。

在即将从东京车站出发时，从车窗塞进来一包用报纸包着的東西。原来那是在我降生前就住在我家的乳母的贈品。在到达兴津时，我们打开了那个包，见里面是几块烧熟的马铃薯。这是乳母怕我们新婚夫妇饿了聊以充饥的一番好意。我们登上了后山的清见寺，一边从骏河湾眺望太平洋，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烧马铃薯。

清见寺的下面，可见有东海道线的铁道闪着微弱的光。

自当时起上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线路竟能使军用列车向大陆延伸，真是作梦也没想到的。

今年（1981年）春天，国家计划举行的神户喜劇纪念仪式，委托一个叫卡鲁恰·托连的牧师来进行。为此，决定改建蓝色列车的候车室。在候车室的中央修筑了一个讲坛，以便使旅客能够在两侧听讲。我从东京到神户的八个小时中，聆听了两次演讲。

第一次是从静冈一带开始的。正在听演讲时，我从车窗看到了兴津，并且看到了久紫在怀

的清见寺的影子。我不由叫道：“就是这里。”旅客们不知就里，一下子楞住了。

修筑了新干线，人们几乎再没有乘车走旧东海道线了。但兴津周围的景色时时在我心中引起深沉难忘的回忆。

自兴津返回热海居住了两宿。第一宿住的地方，前几年被拆毁了，那是木造的古典式的热海饭店，是一个建筑在君临相模湾小丘上的具有久远历史的西式饭店。

当时我那不结实的袜子破了，开了一个洞，妻子用带着的针线帮我补上了。

正在缝补时，妻子的眼里流出了泪水，让我看见了。我直到现在都坚信那不是错觉，并且那是因高兴而感动流出的泪。我坚信着。

三年多以前，我被从纽约发出、又返回纽约的哥伦布海旅游观光船昆·埃里扎拜斯二世号（简称 QE2）邀请，委以讲师。夫妇一起出行。讲义在船上讲授了五次。题目就叫“夫妇”。在讲义中，我反复多次提到妻子那天的“泪”。虽然我迷上了这个词，但是最后定稿时，还是将其删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泪”还是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好。

1916年正值父亲茂吉15岁，来到当时在

东京浅草开设医院的祖父纪一手下工作的时候（之后成为斋藤家的养子），带着后来哺育我和我的兄弟的乳母松田去女浴池。事情暴露了，松田被祖母严厉批评了一顿。在父亲晚年的文章中弄不清是否写了这种情况，但是舍弃了很可惜，因此追记在此处。

我也想把妻子流“泪”的事写下来，所以斗胆地写在此。这也许是“在本国初次公开”吧。

且说新婚旅行也以“平安无事”而结束，火车靠近东京。

我的心中稍稍涌上一股不安的感觉，它渐渐充满了全身。我家的父母、弟弟、妹妹都是“极具个性”的人。年轻的妻子（刚从女子学校出来，才18岁）是否能与一家人和睦相处？我也在思忖着，构想她怎样才能与家族之间相处好。

父亲在1944年以“安乐”为题的歌就是在我结婚之后接踵而来因战争所造成的灾厄中间的一段安闲之中创作的。歌词中也有歌唱我“恬静的脸”等等的语句，也有歌唱我妻子“漂亮可爱的新嫁娘”等语句。

有一天，我向父亲表露说：“感到心慌。”父亲接着问了一句：“是否过分愉快？”从这一句问话中，我感到了慈父之爱。于是就想进一步接近直

到现在还惧怕不已的父亲。

追溯以往的事情。金子准二先生，他是精神病科的老前辈（于两年前亡故）。我现在所在的日本私立精神病医院团体的日本精神病医院协会（现有会员医院 1050 个）就是他于 1949 年创立的，他是一位有着能将人名编入俳句之中的特殊才华的人。

他编的俳句，曾在我们的结婚披露宴上即席作出。我现在继承先生担任会长的职务。面对先生的英灵，我越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会长，并为此而感到羞愧。

2. 新婚时代

父亲对年轻的新儿媳很是看重，曾向我说过“美智子是我家的宝贝疙瘩”等话。可是，由于美智子心灵手巧，而且父亲极力称赞她很擅长包装一些小包什么的（因为父亲手拙，才格外对此称赞），所以年轻的新嫁娘在母亲面前反而感到拘束而变得小心翼翼，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结婚的正式披露仪式是另外向我们医院的职员举行。我在工作单位就近处的信浓街的车站等候与妻子会合，然后一起乘车去新宿会场。

那天，我第一次发现妻子的动作超乎寻常的迟缓，我深感愕然，但是为时已晚。妻子迟到了两个小时。这期间，我在预先定好的剪票口前呆呆地站立着，有时也在附近走动走动，心里处于极其动摇的状态。因为今天有事，所以就在刚才，将本应自己诊治的患者委托给了别的医生。那位患者长着一副世上少有的奇特的脸相，从我这儿离开时，横眉竖眼地看着我。这样长时间地等着，我的心情已不仅仅是焦急了。用现在的话说，已进入了“恼羞成怒”的状态。

这么重要的结婚披露宴，连医院的职员们也因新郎新娘迟迟不到而显得焦躁不安，在会场附近的路上转来转去。后来他们一发现我们，就忽地扑奔过来，引导我们入座。

大家担心战时好不容易才搞成的酒席变凉，于是前来看望我们，我此时才松了一口气。开始是各位的致词，中途又插入了一些参加者，使筵宴搞得气氛活跃。一向肝火很盛的父亲竟然没有发脾气，始终保持着和婉的态度。这是由于心爱的儿子娶了媳妇，放了心而一反常态。

按当时一般规定，结婚的第三个月，我就穿上了军装。那是从1944年2月开始的。服役的地点是位于千叶县市川的国府台陆军医院。这个